

黑夜葬礼

◎作者 金少庚

外婆不会告诉我的，因为这个九爷正是我的亲外爷。也正是这个九爷使她在年轻时懂得了一个男人野性的爱，疯狂的呻吟之后怀上了我的母亲，而这个秘密，只有她一人知道，她不愿意这个秘密让子孙知道，她要把它带到坟墓里转化为灰土（详见《村庄梦魇》）。所以，每当有阳光照在院子里的时候，她就喜欢在院子中走动，喜欢抬头看看天空中的太阳，望一望那绵延八百里的石柱山，脸上会面带微笑回忆着什么。而每当这个时候，她喜欢和我说话，喜欢和我说她经历过的、听说过的事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她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无尽的欢悦和幸福，即使是使她伤心的事，她也会笑着说出来，仿佛不是发生在她身上似的。

“有些事看是祸，但却是福，有些事看是福，却是祸。那一年我要不是被邪教弄到山洞里，也许我一辈子也找不到你妈了。你妈在咱庄后桃林里被你老外婆扔掉后，我出去追，你妈从我身上掉下来还不到一个时辰就被山上的‘杆子’们抢跑了。那些年大家都穷得饿掉牙，你老外婆又嫌弃她是女娃才扔掉的，其实扔掉后被‘杆子’抱到山上倒活了下来，她的孪生弟弟却在有蛇灾的那一年死掉了，多可惜。”外婆说到这里，眼神暗淡下来，似是又想起了她那可怜早死的儿子，又似是想起了那些年所遭受的苦难。

夏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已经年迈的外婆的脸上，她好像是睡着了，又好像在想着什么。

外婆用手紧拉着仓花跟随着在何桐身后沿着下山的小路行走。何桐心中是又恼又怒，他刚才恨不得用力把仓花给掐死才解恨，又一脚踏

翻了仓花的嫂子——也就是外婆。他知道，仓花刚才的那一声哭喊肯定会惊动其他人，弄不好自己今晚的命都丢了。夜色中，山下又上来两人，他内心更是一紧，本欲躲藏起来看个明白，但再一想，那仓花的哭喊声对方已听到，倒不如当面走过去，是福是祸自有天定。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，眼看着就要和对方擦身而过。他右手插在裤兜里，握着一柄尺把长的利刃，只要一有凶险，便即出手，决不迟疑。

虽是暗夜窄窄的山路，虽是双方在刹那间擦身而过，但都感到了对方身上的杀气和凶狠。零碎的星光和隐约出没的毛月亮，在他们擦身而过的同时，都在心里惊叫：“怎么会是他？”“他带着个女的上山干啥？”“他怎么带两个女人下山？”这些念头都是一闪而过，但旋即又为各自的目的而加快了脚步，都在想，“但愿他没认出我来！”又都在想：“这么僻静的绕山路，知道的人不多，他怎么知道？此人日后必得小心，以防不测……”心中想着，脚下却都加快了步伐，转眼间，便消失在雾林中的山路上。

到山脚下时，天已泛出鱼肚白。何桐、外婆、仓花三人却走得是浑身热乎乎的，看何桐的样子，似是彻底摆脱了危险，也长出了一口气，在山脚下的一个池塘边站住了。池塘边几棵柳树已发芽，柳枝在轻轻地摆动。他望了望这姑娘俩，带着一种不耐烦的嘲笑口气说道：“你们走吧，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你们了，赶紧回去安心过日子吧。这石柱山呀，你们以后要是没事少上来为好，弄不好要给自己惹祸的。好了，我也该走了，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。”外婆听出来了，何桐的意思是，我以前欺负过仓

花，可我今天也救你们逃了出来，别再说我如何如何的了。

仓花没等他说完，上前拉住了何桐的手：“我要跟你一起去，你不能走，这些年我找你和孩子都快找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一走，咱再也见不到了。咱的孩子昨天我在县城看见了，咱俩得一路去把他找回来。”说着眼泪又掉了下来。

何桐翻了仓花一眼，用力甩开了她的双手，说话的声音带着一股怪怪的味道：“我说你这个小妮呀，当初是我不对，可你把我坑得还不够吗？我这一辈子算毁在你手里了，你也死了这条心，别撵着我，你一个人过日子还会好些，跟着我过可能咋死的你都不知道。”

“不管咋死，我就是跟着你，我心甘情愿。”仓花说话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何桐，那种乞求的眼神不由得让何桐心内又是一动，一种怜爱的疼意涌上了他的心头。这一刻，他的心有点软了。他想起了当初诱奸仓花时的那种满足感，到后来连杀她几次都没有杀掉她，反而自己把自己弄进了天爷庙。但这女人对自己就是依恋，任他打，任他骂，就是离不开他。他又想起了这女人曾经带给自己的欢乐幸福和那种无比畅意的快感。“自己现在身边要有她在一起，长夜也就不难熬了，这女人知道心疼男人、体贴男人、爱怜男人，可现在绝不能留她，再心软那可真是自己逼自己上悬崖呀……”想至此，他心一硬，说：“小妮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我不让你跟着我是对你好，你还是把你娃找回来，我是不会要你的。”^{⑦8}

下期预告：外婆揽着仓花，慢慢地睡着了。^{⑦5}

姨奶

◎作者 黄迎霞

四、缠绵情愫

八月十六一大早，宋店街上，店铺门口红绸悬垂，大红灯笼高高挂起，随处可见的“囍”字贴满树腰，附近送礼的人们络绎不绝，绵延半里开外，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。

今天正是“宋刀子”娶儿媳的黄道吉日，郭明绍也过来贺喜。

正当他们呼三喝四吃喜酒时，不知谁喊了一声“红军来了！”顿时酒席上杯盏狼藉，个个作鸟兽散，人人只恨爹妈给生的腿短，各自逃命而去。

“宋刀子”和郭明绍仓促间拉着几十个狗腿子武装，一路向东，本打算进郭明绍的老巢南庄躲避一下，当听说那里也有红军时，惶惶然如惊弓之鸟，只好往南逃窜，一头钻进朵山寨，紧闭寨门。惊魂未定之际，红军的大队人马已追踪而至，将朵山团团围住。

姨爷马上部署攻山计划，并向山上喊话。他历数郭明绍、“宋刀子”勾结团匪枪杀红军的罪行，限令他们立即缴械投降。

这时已暮色四合，红军点起火把，火把亮起来，在道路上连成“之”字形，把整座山照得如同白昼。

“宋刀子”依仗占领了制高点朵山寨，妄图负隅顽抗，他们的子弹像雨点一样，借助几门土炮的火舌，滚木礮石往山下放，想要把红军吞没在夜色中。红军组织几次强攻，都被逼了回来。

七八个年轻战士组成小分队，从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悄悄摸到半山腰，慢慢向山寨靠近。不一会儿，火炮哑了，枪声也小了，只见漫山遍野都是火把，只听铺天盖地都是喊杀声。不到午夜时分，红军活捉了郭明绍。很快，寨内防守土溃瓦解，红旗插到高高的寨墙上。

“宋刀子”宋西育慌乱中穿着女子布衫，趁着夜色，混在妇女中间，侥幸逃脱，其余的人都成了瓮中之鳖。

红军的小分队立了头功。他们找到的那个不被人熟知的羊肠小道，还是姨爷小时候上山放羊时发现的，这才让红军直达朵山的咽喉，取得了战斗的决定性胜利。

红军为什么决定在这天找郭明绍算账？原来是姨奶在秋水河边洗衣服时，偶然听南庄人说，“宋刀子”娶儿媳的日子是八月十六，她

就留了意。红军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趁“宋刀子”办喜宴时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

当天，红军就在宋店街上的小树林旁召开公审大会，由姨爷亲自下令对郭明绍执行枪决。

郭明绍知道大势已去，紧闭双眼就死的一刹那，突然绝望地叫了声：“三弟呀，刀下留情呐……”没有人听得到，有的只是群情激昂的人们不均匀的呼吸声，还有风吹树叶的沙声。

在县城做饭的老梁，急匆匆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姨奶的秀才公公。郭秀才沉吟良久，终于长叹一声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福兮，祸所依；祸兮，福所伏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哇！”

正在做饭的姨奶，小腹已微隆，不过动作依旧麻利，她停下手中的擀面杖，咬着嘴唇凝神地听着，但“福”、“祸”什么的她都听到了。

送走了老梁哥，她眼望着大山的方向，心里满是期待，默默祈愿丈夫平安回家。

八月十七的夜晚，正在县城上师范的我爷爷，在梦中被一阵枪声惊醒，恍惚中，看到东南城墙上的打更庵被点着了，火光四起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也随着几个同学翻墙跑到一家百姓家里藏了起来。

只见街对面闹嚷嚷的，过来几辆牛车，一些官员、太太带着大小包袱，坐在牛车上，神色慌张往城外方向逃。这时街上的人更多了，有提着包袱的，有看热闹的，大家都在传播着最新消息。

爷爷再也没有睡意，只听得人们说，红军进城了！

红军？早就听大人说过，就像在他脑际划过了一颗闪亮的星。^⑨

下期预告：话别豹子岭。^{⑦5}

